



编者按

金秋九月,丹桂飘香,第41个教师节如约而至。在这个感念师恩的特殊日子里,我们特推出本期专版,与读者朋友们一起追忆那些年伴随我们成长的良好师友。

老师,是我们人生中的重要指引者。他们用粉笔书写知识的华章,用耐心点亮智慧的明灯,用爱心温暖每一个青春的心灵。在岁月的长河中,或许我们已经离开了课堂,但那些谆谆教诲、真切关怀却像歌声一般,萦绕耳畔,久久不散。

本期专版精选了几篇读者朋友们投稿的怀念师恩的文章,这些文字中有温情、有感动、有成长的力量。有人怀念小学时教我们写好第一个字的启蒙老师,有人铭记中学里带给我们信心与勇气的班主任,还有人感慨大学导师在求学路上的点拨与引领。这些故事虽然平凡,却记录了一份份深沉的师生情谊,令我们不禁动容。

在此,我们向所有耕耘在教育战线的老师们道一声:节日快乐,您辛苦了!

## 山冲里的星光 ——怀念中学时代的三位恩师

尹光良

龙潭乡的晨雾总带着湿润的草木气息,上世纪70年代的山路上,五十里蜿蜒小径连接着来亭火车站的绿皮火车,也连接着外面世界的微光。

那时的龙潭乡中学只有两栋干打垒房子,土黄色的墙垣在群山间像两块朴素的补丁,却住着三位如星辰般耀眼的老师——刘向明、谭学增、陈友明。后来我才知道,他们是湖南师范学院的高材生,在岁月的洪流里被暂时搁浅在这偏远的山冲,却把知识的星光洒进了我们这些山里娃的眼睛。

### 刘老师的声音里有山河

刘向明老师来自溆口镇,高大的身影站在土坯教室前,总让我想起课本里描绘的白杨。他讲现代汉语时,浑厚的男中音像山涧里的清泉,淌过“主谓宾定状补”的语法丛林,那些枯燥的句式在他口中成了有韵律的诗。记得他教《白杨礼赞》,朗诵到“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”时,目光扫过我们沾着泥点的脸庞,窗外的山风正好吹动他的衣角,那一刻我忽然懂得,挺拔不仅是树的姿态,更是人的风骨。

刘老师虽是中文系毕业,可跨界的音乐造诣却是让山乡课堂有了别样的光彩。教唱《马儿啊,你慢些走》时,他站在黑板前,粉笔在粗糙的板面上敲出节奏,“马儿啊你慢些走——慢些走——”那嗓音比广播里的马玉涛更添了几分山野间的辽阔,我们这些从未见过草原的孩子,竟能在他的歌声里想象出万马奔腾的景象。多年后我在收音机里听到原版歌曲,却总觉得少了些什么,或许是少了刘老师教唱时,窗外林涛与歌声的和鸣。

### 谭老师的“之乎者也”如吐珠

长沙来的谭学增老师是典型的“长沙里手”,精明能干的样子在朴素的山乡中显得格格不入。他教古代汉语时,“之乎者也”从他口中吐出,带着抑扬顿挫的长沙腔调,讲到兴奋处,唾沫星子会溅到前排同学的课本上,我们却舍不得擦,只觉得那些飞溅的沫沫里,都是古人的智慧火花。他讲《论语》“学而时习之”,会把长沙方言里的俏皮话揉进去,“你看孔夫子讲得多实在,学问这东西,就跟吃饭一样,天天嚼才入味嘛!”教室里哄笑起来,却在笑声里记住了千年以前的道理。

谭老师古文造诣很高,但对我这个“好问分子”又爱又“愁”。有次我追着问《楚辞》里“路漫漫其修远兮”的“修远”为何要叠用,他摸着下巴想了半天,最后在煤油灯下给我画了幅屈原行吟图:“你看这山路,一眼望不到头,这‘修远’啊,既是路长,也是心远。”那夜的灯光映着他眼角的皱纹,我忽然懂得,学问从来不是死板的条文,而是活人对世界的叩问。

### 陈老师的解题思路像山径

祁阳来的陈友明老师总带着浓重的乡音,他的普通话常常平翘舌不分,起初我们总要竖起耳朵才能听懂。可一旦进入解题环节,他的逻辑像山间盘旋的公路,清晰得让人惊叹。粉笔在黑板上“咔嚓”作响,复杂的几何图形在他笔下三两下就勾勒出来,解题步骤像剥笋一样层层展开,有时我们还在云雾里,他已经站在答案的山巅,笑眯眯地问:“懂了没?”

执着是陈老师的明显的特质。有次我问他一道立体几何题,“你莫急,我思考一下,明天回答你”,他琢磨到半夜,第二天上课前把我拉到操场边,用树枝在地上画模型,晨露打湿了他的裤脚也浑然不觉。“你看,这个辅助线就像在山里找近路,看着难,找对了点就通了。”他的乡音在晨雾里回荡,我忽然明白,学习和走山路一样,需要领路人的智慧。

年少不更事的我,学习兴趣广、文理不偏科,也给很喜爱我的老师之间制造了“矛盾”:高中毕业班分文理科,数学老师陈老师当理科班班主任,要我学理科;语文老师刘老师当文科班班主任,要我学文科;刘老师虽然既教理科班的现代汉语,同时也教文科班的写作,但偏向我学文科。二比一,我还是选了文科——但后来我终究是“叛变”了,大学学了物理专业——1978年5月,株洲县教育局举办高中毕业班语文、数学竞赛,语文老师要我参加语文竞赛,数学老师要我参加数学竞赛,由于两科竞赛是同一时间,让我左右为难。语文老师是班主任,就替我做主,参加语文竞赛,我侥幸取得“第五名”的好名次,陈友明老师和谭学增老师为此“吵”了一架,说“尹光良要是参加数学竞赛,一样会取得好成绩”,他们那份急切的护犊之情,至今想起仍暖在心间。

三位老师在龙潭待了十年,那些年他们本该在更广阔的天地施展才华,却把人生中最好的时光种在了这方山冲。他们穿着浆洗得发白的衬衫,在一群穿着补丁衣服的孩子中间,确实“鹤立鸡群”,可他们从未有过半分疏离,反而把讲台当舞台,把山乡当帷幄,用知识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。

后来我走出龙潭,在绿皮火车的咣当声中回望,那两栋干打垒房子渐渐模糊,却总能清晰地看见三位老师的身影——刘老师在教朗诵,谭老师在讲古文,陈老师在画几何图。他们或许以为自己处于人生低谷,却不知道,他们站在黑板前的样子,早已成为我们生命里最亮的星光,照着我们前行的道路,哪怕走得再远,也永远不会迷路。

## 她们

钝刀

相隔很多年后,我坐在陈老师家的凳子上。老师慈祥地看着我,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,说出了第一句话:雨,你越来越帅了。

虽然表扬中年人“帅”,大概意思是这个人实在没有其它什么别的优点了。但在那个冬天,我还是突然被暖到了。

### 壹

风塔小学院子里有一棵大桂花树,枝繁叶茂,高过屋顶。秋天花开,香气纷纷散漫,笼罩整个村子。野孩子们灰头土脸,每天在此打架斗殴。

一年级教室由原来生产队关鸭子的屋子改造而成,陈老师是我们的启蒙老师。

有一种人天生有光。老师就是这样的人,她说话温柔,举止端庄,是燥热校园里安静和清凉的力量,是所有孩子的母亲。

陈老师递过一根教鞭,要我带领同学们读拼音。看到同学们认真跟读的样子,我似乎听不到自己的声音,渐渐自失起来。下午的太阳透过塑料纸蒙上的窗户,教室既闷热又梦幻,弥漫着鸭子排泄物遗留的“微香”。

就在第二年夏天,陈老师好像就调走了,带着沉默美丽的女儿,到了很远很远的柏市。

再次见到是在小学五年级时,我从风塔小学转到乡中心小学。居然又是陈老师的班级,但似乎再不是那感觉,镇上红男绿女,热烈奔放的班级风气让我叹为观止——这里的男生和女生居然可以一起说话!

### 贰

柏市中学的校园里也有一棵大桂花树。曾老师就是带着一身芬芳走进教室的。

她是我们的数学老师兼班主任,皮肤白皙,衣襟干净。老师容易红脸,主要有两种情形:生气和害羞。譬如同学们在课桌里用蜡烛搞恶作剧,结果烧糊了;譬如我做数学题,答得牛头不对马嘴……

老师刚洗了头发上来晚自习,坐在讲台前改作业。看到做错的地方,陈老师红着脸,狠狠打叉,连声愤愤轻骂:打狗屁,打狗屁。

夏天的风畅快又干爽,将老师的长发吹起又放下。

学校要举行活动,我们班准备一首民歌《正月里来》。老师琢磨良久,决定亲自教唱,但又害羞,生怕别人听到。刚压着嗓子唱了第一句“正月里来是新年”,发现教室门打开了,大惊失色,红着脸,急急忙忙关上。

### 叁

张老师是曾老师的室友。虽然在音乐课上教我们唱“鞋儿破,帽儿破,身上的袈裟破”,自己却是穿得一尘不染。老师很温柔,轻轻地走路,轻轻地说话。后来学到“娉婷”一词,大概就是形容老师走路好看的样子。

更多的时候,她是英语老师。英语公开课上,老师制作了几个卡片,需要学生去填补黑板上的空白。教室鸦雀无声,毕竟做英语题目嘛,靠的主要是缘分——缘分到了,就能蒙中几个;缘分未到,后果你懂的。

老师在课桌行列中凝重缓行,谨慎地挑选同学。最终,我这在英语书上将“face”单词下面标注“粉丝”读音的优秀学生,幸运入选。冷静地等待所有同学贴完,我果断地补上了最后一个空白。老师高度赞扬:very good。

丁老师是乘风破浪的姐姐。她走进教室时,是带着风的。她很特别,有着与含蓄的柏市山区完全不同的豪迈气质,展现出蓬勃旺盛的生命力。她很美,但似乎总是忘记自己的美,总之,就是那种“又美又飒”的感觉。她是我见到的第一位具备幽默感的女性。老师说我们的战士在抗美援朝战场上,因为不会英语,就对美军说:葡萄糖,油条一根!(put down your gun,缴枪不杀)。

丁老师是不少同学的天敌,十之八九是英语绝缘体的男生,每天中午和傍晚,老师的简陋宿舍里挤满了单词不过关的同学。丁老师严防死守,以一敌十,一个都不放过。先生张老师一边在木板搭成的小屋子里意气风发地炒菜,一边安抚出生不久不停哭闹的孩子。多年后,这个场景仍留在同学心中,且满怀感激——我扶着突出的腰间盘,喝着茶,甜蜜地感慨:虽然当年英语始终无法及格,但真的感谢了老师。

无问西东,不求回报,这就是柏市山区老师的教育初心。

### 肆

后来啊,就这样离开,坐上一辆油漆斑驳的破班车。他乡风雨大啊,我就这样被命运之绳牵着,在无限的时间的荒野,懒懒地走啊走啊,终于走成了满面尘埃烟火色。

### 伍

秋,初凉。

校园里的桂花开了,淡黄的花蕊藏于绿叶之中,开得认真细心又温柔,满满的香。

柏市的桂花肯定也开了。

此刻,我内心宁静如水,写下她们好看又好听的文字:陈礼英老师,曾亦淳老师,张飞凤老师,丁菊香老师。

每当想起她们,我亲爱的老师,想起她们的善良和美好,也就想起曾经的自己——那个羞怯的少年,跨过风塔大桥,他看到三湾的绿水,路旁粉红的桃花,一步步走到五公里之外的柏市镇上。

## 流光深处的师恩

张雄文

上高二那年,班上换了语文老师。老师姓邓,高大帅气,写一手漂亮的粉笔字,但我喜欢不起来,作为高一时的语文课代表,还是怀念以前的语文老师。

隆冬时节的一堂语文课上,窗外突然飘起鹅毛大雪,像扯碎了天上宫阙所有的棉絮。校园里很快粉妆玉砌,一长溜原本枝桠光秃的法国梧桐开满了银花。同学们不时往窗外兴奋张望时,邓老师慨然宣布更换上课内容,让我们先赏雪,然后写篇关于雪的作文。

这段时间里,我正对唐诗宋词格外入迷,喜欢揣摩诗词的格律与意境等。隔着一扇玻璃的雪花飞舞中,我摊开作文本,凝神静思,突发灵感,撇开常规作文套路,写了一首关于雪的七律。合上作文本时,别人还在低头冥思苦想。我一时得意,快步走上讲台,交了作业。

邓老师漫不经心扫了我的作文一眼,稍停片刻,忽然拍案大叫:“都停下来,听我念一首好诗。”于是,后面的时间里,满是他对我那首诗的解读与夸赞,敬慕的眼光从教室四面电流一般传了过来,其中也包括一位我暗恋多时却从不敢表白的女同学。

多年后,诗的内容我一个完整的句子也想不起来了。能肯定的是,押的是《平水韵》里的“豪”韵,颈联中最后两个字是“白毛”,但邓老师因兴奋而拍案的情状至今鲜活如新。

从这节课开始,邓老师在我心目中的地位陡然上升,我也似乎成了他的得意门生,甚至有了免于惩罚的特权。一次语文课前,我忽然起了顽皮心性,将教室前门关上三分之二,在顶端架个扫把,准备敲打后进的同学。

上课铃响后,室外的同学们似乎有冥冥中的神灵相助,一窝蜂从后门涌进,竟无人走前门。我蓦地一惊,要推上大事了!邓老师的身影很快出现在窗外,昂首阔步向前门走去。几个知道我鬼伎俩的同学与我一样惊呆了。邓老师将门轻轻一推,“砰”的一声,扫把不偏不倚砸在他头上,弄了个灰头土脸,全班哄然大笑。

邓老师回过神来,涨红着脸吼道,谁干的?站起来!我只得乖乖站了起来。他扫了我一眼,迟疑一瞬,柔声令我坐下。在全班讶异的神情中,一场可能惊天动地的风波瞬间烟消云散。

我深深记住了这份宽容,学习倍加勤勉,对语文尤为用功。两年后,我顺利考上大学中文系。邓老师在我毕业不久也告别讲台,改行从政了。我们从此天各一方,二十余年不曾相见过。夜深人静时回首往昔,总忘不了他对我厚爱,心里满是感激。

不久前,我在故乡小城与已做到处级官员的邓老师偶遇,说起了当年那些事儿。他对我作文写得不错的印象依然颇深,朗声说:“我这辈子最怀念的还是教书的日子……”

## 钟老师纠偏

谭圣林

叮铃铃,清晨七点半,早读,推广普通话,校园广播全覆盖准时开播。这是师范学校每天打卡的第一标靶。

更准时的是,94班教室门口,每天七点十分站在教室前门口的班主任钟武元老师。他个子不高,微胖,奔六的年纪,无需老花镜,眼睛高光,视力绝佳。他左手拿一个巴掌大的旧本子,右手捏一支圆珠笔,以分钟为单位,班上47位同学,谁在哪个时段进教室,哪怕猫着身子走后门溜进的,也一一阶梯式记录在案,那一本正经的样子,俨然纪检监察人员例行查岗。

到齐坐定,钟老师并不当场点名纠偏,只是自诩说,同学们看好了,这是我的腊肉本,香不香,你们自己掌握火候吧。言下之意,他用不着挑明,那些冬天被窝里磨蹭难以抽身的,晚上打着手电问侯金庸琼瑶小说的,次日清晨总会显印痕,诡异的神情,小心机的动作,丝毫逃不过那火眼金睛的无差别锁定。

其实直到毕业,钟老师并未秋后算过总账。不知是屈服于钟老师的不怒自威,还是暗自担忧不良记录影响前程,班上同学硬是被他的一支笔一个本子调摆得服服帖帖。渐渐地,钟老师每天记录的内容减少,寥寥几行不再翻页。毕竟,那时农家孩子考上师范,吃国家粮色分配,干部待遇,自带光环,所以一个个都像飞出山窝的金凤凰,懂得爱惜身上的羽毛。只是十七八岁的懵懂后生,冒出些琐事闹事也很正常。

在乡镇联校实习,我上讲台前,每堂课的教案就备了十几页纸,还是生怕塌场,于是一个人对着墙壁,发疯似的彩排了四五遍。试教了语文、数学、历史3堂课,联校校长以及师范带队老师对我的板书、提问、作业设计以及整体把控,给予点赞。初试牛刀,收获满满,我心气渐高。

晚饭后散步,钟老师把我喊到花坛侧边,轻声说,你试教不错,可以打个90分。我窃喜,钟老师接着说,不过,还可以过滤掉一些瑕疵。比如遇上历史课,有个学生答题时“挑畔”的“衅”念“半”,你没纠正。你自己不经意把“困难”的“难”读成第四声,因为的“为”读成第二声,是错误的。另外,板书“尴尬”两个字,起笔你是按“九”字笔顺写的,也不对。

钟老师说,侧歪了我一眼。我菜鸟般尴尬,汗颜,回路几乎断片。钟老师是教数学的,没想到他居然像个报社里的资深老编辑,——纠正我的偏差。

尽管钟老师像拧螺丝一样地盯得紧,我还是踩线爆雷了。我们几个喜爱音乐的小伙伴,玩乐器不过路边摊工夫,但兴致超过大卖场。有个晚上,我们三位男生、两位女生一起在沙滩上的月光下弹吉他唱歌,荷尔蒙上脑,过了12点才返校。学校大门紧闭,站在传达室窗边,可以听得见保安大叔的鼾声。几个人一阵嘀咕,决定爬铁门翻进去。我自告奋勇第一个上,未料爬到顶端意欲跃边,半裤衩被尖刺挂住,像大鱼被钓住一样动弹不得。我一着急,使劲挣脱,砰砰砰砸响铁门,惊醒了警惕性超强的保安大叔,他一跃而起,过来把我逮了个正着。

幸好,保安大叔并没为难我们,只问我这个“梁上君子”是哪个班的。见四周黑黢黢的,我估摸着保安大叔记不住我们的模样,打马虎眼说是93班的,转身迅速消失。

没想到,保安大叔也是位较真的优秀员工。星期一一大早,他带着学生处负责人,走进93班教室进行人脸识别,未果,进而寻到我们94班对号入座。我彻底破防,简直掉下巴。结果自然是一个都不少,齐刷刷做实证据。外出超时,攀铁门,违反纪律周顾安全是其一。男男女女黑咕隆咚地搞地下工作,疑似小资产阶级享乐思想跑偏是其二。更糟糕的是,居然撒谎、栽赃,妥妥的小人恶搞,连自己都觉得羞。

下回分解可想而知。学生处几个负责人直至分管副校长,一一找我这个带头违纪者训话,责令写检查。最崩溃的是,一句谎言得罪了隔壁93班全班同学,球场上食堂里琴房里,看见他们班同学心里就发麻,赶紧借上厕所,佯装路人躲猫猫,生怕惹上强势女生一顿吐槽或者火爆男生的连环闷拳。

第二天下午上完特长课,同学转告,钟老师要我去他家,有事找。唉,还能有什么事?既然发酵了,只能硬着头皮一级级接盘吧。我爬上四楼,钟老师家门已经敞开,录音机里放着刘欢演唱的《明天会更好》。

来来来,坐坐坐,进门,钟老师哈哈地开我的玩笑说:圣林,听班上同学讲,你的饭量蛮大,去南岳爬山时在半山亭饭店一顿吃了6碗,搞得老板第二餐用大木甑蒸饭。今天喊你过来,发挥一下你的长处,试一下你师母的手艺是否有进展。

钟老师刚说完,师母便从厨房里端出一斗碗铺满辣椒炒肉米粉。恭敬不如从命。虽说郁闷,情绪跌跌,可在肉香油香辣香葱花香面前,一切都是浮云。我一顿狂吃,接近尾声,还吃到了彻底压惊的荷包蛋。师母笑盈盈地看着我,好像她也在同步分享口福。斗碗清光后,钟老师若无其事地说,好了,你的任务完成了,去上晚自习吧。

仿佛是原汤化原食,一切都未打乱过,顺其自然化解了“轻松愁”。自此,那件糟心的事,钟老师再未提及,过往,就像教室窗户玻璃上的水滴,通透,淡定,被温暖的阳光悄悄清零。

钟老师和师母以无言的信任和感化,呵护了一颗极强也极柔软自尊心。

时过境迁,从山村到乡镇到县城再到省城,从站讲台到当乐手到跑编千科研再到做公益,我一步步加入新的朋友圈,但我以及遍布各行各业的同学,就像一群长不大的孩子,从未走出钟老师如规如矩如丝如缕的视线。

